

十年耕耘结硕果 传扬滇味谱新篇

——写在“土师款滇菜”专栏开设10周年之际

□ 土师

在以宣传云南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服务文化资源开发建设和为宗旨的《云南日报》“文史哲”专刊上,开设滇味美食文化专栏“土师款滇菜”已有10年了,回首十年历程,不由十分感慨。

“土师款滇菜”植根于本人40多年来对滇菜和中华烹饪美食文化的研究,萌芽于10年前到“中国翡翠第一城”腾冲参加艾思奇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讨会,会议闲暇就云南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的一次小聚交谈——温馨的氛围中,笔者和《云南日报》“文史哲”专刊的编辑等几位媒体人款了滇菜的起源、特色、名肴、逸闻、风情等等,引发了大家浓厚兴趣。一番畅谈后,大家都觉得很有必要在《云南日报》“文史哲”专刊开设一个专栏,专门对云南美食文化进行系列讲谈,让广大读者了解云岭大地产生的美食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展现滇味民族饮食原生古朴、千姿百态的形色风貌和烹制方法,为滇菜正源扬名,让更多的人认识滇菜的神奇美味和博大精深。由此,“土师款滇菜”专栏亮相。

一晃10年过去,当年在腾冲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幼树成林,果实丰硕——

“土师款滇菜”按照“宴席菜、米面杂粮制品和小吃、腌腊和调味品、糕点糖酒茶饮果品和补品、山珍水产、民族民间菜”这六大系列,刊发了专栏文章79篇,在此基础上扩展提升,催生了云南首部滇味美食文化专著《土师款滇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滇味美食文化理论体系,在滇味乃至我国烹饪史上,实现了很多重要突破,提出了五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滇味起源于云南元谋人,云南滇味烹饪是中华烹饪的源头,是源头菜和祖师菜”的重要观点;第一次将云南滇味菜系科学地归纳为6大系列、6个优长、64字技法、32字味型,并由此演变出了千般滋味和佳肴;第一次将滇味与国内外重要菜系进行理性比较;第一次提出滇味餐饮和绿色食材食品生产可以成为富民兴滇的产业支柱等;第一次分析了文化与饮食的相互关系,从国家软实力、社会前进动力的战略高度,定位饮食文化的地位和历史使命。

通过系统论述,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滇味的源头、优长、分类、特色、味型、技法与地位,滇味与中华烹饪的血脉联系、区别和发展,饮食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为振兴滇味菜系,建立滇味和绿色食材产业支柱,弘扬滇味美食文化和滇味走向全国和世界,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

2018年7月24日,由省文联主办、省作协承办的我省首部滇味美食文化专著《土师款滇菜》作品研



土师款滇菜

讨暨新书发行会,名家云集,媒体关注,气氛热烈。

这是一个神奇的巧合——10年前(2008年7月31日),《云南日报》“文史哲”在创办10年之际开设滇味美食文化专栏“土师款滇菜”,刊发了“开栏的话”和第一篇专栏文章《天下第一款滇菜》;10年后,以“土师款滇菜”专栏稿件为基础撰写的滇味美食文化专著《土师款滇菜》(全三册,计90万字、1000余幅图片,全彩印)正式出版,召开了作品研讨暨新书发行会。

出席研讨暨新书发行会的我省社科、美食、烹饪、文学和新闻界等各方面领导、名家、学者,对《土师款滇菜》给予了高度评价。会后,省内和驻滇各大媒体,纷纷刊发新闻专稿,介绍和肯定了这部专著重要的学术、理论和应用价值。

各位名家和学者认为,《土师款滇菜》是我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为天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一部精彩厚重的特殊著作,是考古、理论、文学与餐饮美食和绿色食材产业相结合催生的一个丰硕成果。这部著作突破了陈旧观念的束缚,颠覆了传统观点,扫清了笼罩在滇味头上的阴霾——石破天惊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元谋人是云南滇味和中华烹饪的祖师爷,云南滇味是全国烹饪源头的重要理论观点,填补了云南和全国烹饪美食文化研究的空白,刷新了人们对中华和云南烹饪饮食的认知,展现了云南各民族美食文化的奇美画卷,揭示了云南滇味菜系的6大系列及其优长、技法和种种滋味,增强了振兴云南滇味,助力富民兴滇,助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运用的底气信心,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深入了解和喜爱滇味,推动云南滇味和绿色食材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富民兴滇的真正支柱产业,办了一件好事和实事。



“土师款滇菜”专栏以及专著的问世,看似偶然,实际是必然——经过长期以来对党建、廉政、文化、经济、烹饪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发现,云南好似一个跛足巨人,捧着金碗讨饭吃,坐拥金山银水却贫困落后,心善口拙,胆小弱视。本有中华烹饪祖师爷的地位,却要去争当小兄弟(争取全国菜系老九)。这样的情形,让人觉得非常憋屈窝囊,刻骨铭心般疼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驱散滇味头上的雾霾,还滇味以本来

> 云南故事

徐霞客曾两次畅游鸡足山,历时共计178天。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节前夕,徐霞客于腊月廿二首次登上鸡足山,他此行耗时两年有余,辗转5000余里,终于来到了仰慕已久的灵山。

两年前,徐霞客从江阴出发,最初和他一起前往鸡足山的还有他的江阴同乡——迎福寺僧人静闻法师。静闻法师素来仰慕鸡足山,曾“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他们二人刚到了湖南湘江,就遇上盗贼,徐霞客被倒翻入江中,静闻法师被盗贼砍伤,到达广西南宁时,伤势加重。在弥留之际,静闻法师对徐霞客说:我到鸡足山的愿望不能达成了,请你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到鸡足山吧。徐霞客历尽艰辛,终于在两年之后来到了鸡足山。

徐霞客首次到达鸡足山,初住大觉寺,次日移住悉檀寺。他供奉好静闻法师用血写的《法华经》后,又在悉檀寺僧众的帮助下,选址安葬了静闻法师的骨灰,建塔其上并请晋宁黄郊撰写铭文:“驮驮之来,迁此皮囊。敦负之去,历此大荒。志在名山,此骨不死。既葬既塔,乃终厥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霞客静闻,山水为馨。”至今,鸡足山留有静闻法师的一座塔,一块碑,还有徐霞客写下的《哭静闻碑》诗六首,其中一首写道:

晚共云关暮共关,
梵音灯影对偏安。
禅销白骨空余梦,
瘦比黄花不耐寒。
西望有山生死共,
东瞻无侶去来难。
故乡只道登高少,

魂断天涯只独看。

安葬好故友,徐霞客方才可以放怀畅游,在鸡足山过了春节,留连一月之久。

到了正月廿二,受当时丽江木增土司之邀,徐霞客赶赴丽江游览考察。木增土司和鸡足山也是大有渊源的,作为当时云南才华卓著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笔下就曾有许多状写鸡足山的对联和文章,而且作为一个“醉心佛教”(赵藩语)的虔诚居士,他对鸡足山寺院的修建可谓耗资甚巨。《新纂云南通志》中说,鸡足山的寺院修建“功德以木增为最”。因仰慕于徐霞客的才华,木增土司便邀请他纂修《鸡足山志》。一向看重朋友之谊的徐霞客,当然是一诺千金。

徐霞客在丽江游历20余日,又途经鹤庆、剑川、洱源,结束大理之行后,又走访考察了保山、腾冲等地,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十二,第二次来到鸡足山,仍住悉檀寺。徐霞客这一次到鸡足山,在山中逗留4月有余。

徐霞客第二次到鸡足山后,比第一次的游览更为细致认真,攀崖打猎,搜奇吊古,与山中僧人过从甚密,亲临并记述过30寺、20庵、23静室、7阁、6楼、3亭、2堂、2轩、1庙、1台等,曾先后与数十名僧人同游,每到一处,或与僧人啜茶谈诗,或煎茶煮蔬,细致记录鸡足山高僧名师、法门之争、僧人生活、藏经分布等等,将鸡足山的地貌、山脉、水文、气候、物产、人物、寺院、静室等,都详细地记入他的《滇游日记》中,总计字数近2万字,占全书1/41。这样的篇幅,对于一贯惜墨如金的徐霞客,却把这么多的文字放在鸡足山,徐霞客确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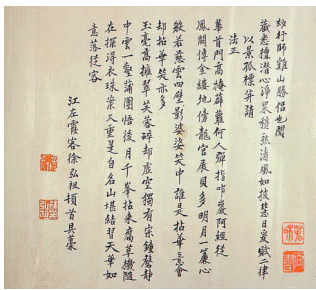


鸡足山楞严塔 李秋明 摄

让大理实现了文化上的一种超越和逆袭。更重要的是,徐霞客文字优美,他对每一个地方的描述可谓妙绝至极,而他的游踪遍布全国,到了今天,他的每一篇章几乎都可成为我们编史修志的蓝本。旅游宣传的广告、文学创作的素材。由此我想,《徐霞客游记》可能是中华大地上被引用次数最多最广的古代文献之一。而他对整个大理的记述居然达6万字之多,成为让我们炫耀了300多年的财富。

特别还需要说明的是,鸡足山居然成了《徐霞客游记》的终笔之

地。也就是大约从九月十四日起,徐霞客对游记的写作停笔未录,专注纂修《鸡足山志》,详尽记述了鸡足山的山名、山脉、山界及开拓历史,精确描述了鸡足山的峰、岩、洞、台、岭、梯、谷、峡、箐、坪、林、泉、瀑和温泉等地物地貌,同时对鸡足山的风景名胜、各类建筑、寺庙分布等,作了广泛收集和系统总结。《鸡足山志》体例新颖,文笔生动,是鸡足山的第一部志书,也是徐霞客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更是我国一部优秀的名山志。遗憾的是这本珍贵



的史志现今已散佚,但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却有志目,大体可以看到他当时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据现今出版的《鸡足山志》介绍,300多年来,自徐霞客之后,先后经多人6次编修《鸡足山志》。

《徐霞客游记》同时收录了他歌咏鸡足山风景的优美诗歌17首,至今仍在大理广为传扬。

就在徐霞客编写《鸡足山志》过程中,他突然病倒了,当然也可能是日久成疾而积累爆发,也可能与他先前行“夷方”有关,但这场病基本就是致命的,以致他一向忠诚无比的仆从顾行似乎看不到希望,居然弃主而去。最终,还是好友木增土司相助,派人用竹舆抬送徐霞客返回故乡。徐霞客此番带病返乡,行程150天后到达湖北黄冈县,又经当地县令用船护送,沿江而下,终于回到了他的老家江阴县。此后一年,徐霞客便在家中与世长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于大理,徐霞客是不幸的:其一、与友朋同来,中途丧友,万里行程无人做伴;其二、抱病修志,志不能成,据高荫缺《鸡足山志》载:“成稿四卷,因病中止”;其三、中途重病,仆人潜逃,几欲客死他乡;其四、为游染疾,最终抱憾返乡。有人说徐霞客如果不死,他的游记还可能一直写下去。所以在大理,他甚至由此发出感慨:苍山洱海未了之兴!说到这里,似乎应了这句话:诗人之不幸,则成江山之万幸。是的,正是徐霞客暮年之不幸,成就了大理山河之万幸——数万言华章,至今让我们为之庆幸、自豪、炫耀和传诵。(作者单位: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局)

> 文史笔记

云县旧称“大侯寨”的由来

□ 陈梦云

云县,素有“沧江明珠”的美誉,是隶属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边地重镇,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云县历史上,有大侯寨、云州、云阳等旧称,云县何以被称为大侯寨,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民族文化的含义呢?关于云县旧称为“大侯寨”的由来,临沧史志中,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其一、《云县志》(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附录第七部分“考证、辨误”之中,“县名演变考”记载:“从县境内各村寨旧名称来推究,可知大侯应是‘大猴’的雅化。如县城北1里有猴子坡,涌宝乡有猴子寨,忙忙乡有大猴河(变音为打猴河、大后河)。旧时森林茂密,猿猴较多,土人分不清猴与猴的差别,混称猿为大猴,故大侯寨原名当是大猴寨,明代开始设大侯长官司,云南布政使在上报朝廷时将大猴雅化为大侯。”

其二、临沧学者赵明生先生曾撰文指出:“‘达’是佤族对‘老人、爷爷、头人’的称呼。事实上,‘达’在蒲人语言中为‘长老、家长’之意,后来演为首领。”(此说,见于桑耀华著《云南古代南亚语系民族及其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转见于《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3期)。据此,赵明生先生进一步推断:“临沧市云县‘云州’之前的古名叫‘大侯’。这也应该是佤语地名,‘大’字也应该是‘达’字的异写,‘侯’应该是一个人名,无疑是一个佤族首领的名字,‘大侯’一名出现于元朝时期,新编《云县志》记载,云县古名大侯,是勐佑蒲蛮部落十三寨之一。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到明朝万历年间,顺宁府蒲蛮孟氏被消灭,顺宁府改土归流之后,‘大侯’才被‘云州’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大侯’这一地名确实与顺宁府蒲蛮孟氏有着直接的关系,顺宁府蒲蛮孟氏被消灭,当然‘大侯’作为蒲蛮的又一个势力之一自然也在消灭的范围了,这样‘大侯’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供人们凭吊而已。”

上述两种关于云县“大侯寨”之名由来的观点与分析,各有依据,尚难判定孰是孰非,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但有意思和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赵明生先生的看法无谬的话,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云县佤族的由来和临沧境内佤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发展、变迁,无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单位: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 滇云风物

文山文笔塔

□ 李建宏 文图



文山文笔塔矗立于文山市东山之巅,远望犹如仙山琼阁,壮美无比。

该塔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雁塔秋风”是文山旧时的八景之一。据史志记载,清初,文山水患频发,建塔是为了平水灾、保平安。旧塔为七层,高19.33米,镶嵌有楹联“双桂争奇,铁画银钩探月窟;一江横影,层峦叠嶂瞰天根”,形象地概括了文山的地理地貌。后来,文笔塔历经风雨剥蚀,塔身渐次垮塌。抗战时期(1944年),日寇进逼滇东南,第九集团军在东山修筑防御工事,残塔全部拆除。

1998年3月,文笔塔重修落成。从山脚到山顶共修建了999级台阶。传统哲学认为,九为阳数,两个九为重阳,三个九即是三阳,暗合“三阳开泰”之意。人们登上这999级台阶来到塔前,有祈愿生活吉祥安康、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寓意。